　　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，晋人伐诸蒲城，蒲城人欲战，重耳不可，曰：“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，於是乎得人。有人而校，罪莫大焉。吾其奔也。”遂奔狄。从者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。

　　晋国的公子重耳遭受危难的时候，晋国军队到蒲城去讨伐他。 蒲城人打算抵抗，重耳不同意，说：“我依靠君父的天命享有养生的俸禄，得到所属百姓的拥护。有了百姓拥护就同君父较量起来, 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。我还是逃走吧！”于是重耳逃到了狄国。同他一块儿出逃的人有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和司空季子。

　　狄人伐廧咎如，获其二女叔隗、季隗，纳诸公子。公子取季隗，生伯鯈，叔刘；以叔隗妻赵衰，生盾。将适齐，谓季隗曰：“待我二十五年，不来而后嫁。”对曰：“我二十五年矣，又如是而嫁，则就木焉，请待子。”处狄十二年而行。

　　狄国人攻打一个叫廧咎如的部落，俘获了君长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，把她们送给了公子重耳。重耳娶了季隗，生下伯俦和叔刘。他把叔隗给了赵衰做妻子，生下赵盾。重耳想到齐国去，对季隗说：“等我二十五年，我不回来，你再改嫁。”季隗回答说： “我已经二十五岁了，再过二十五年改嫁，就该进棺材了。还是让我等您吧。”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才离开。

　　过卫，卫文公不礼焉。出於五鹿，乞食於野人，野人与之块。公子怒，欲鞭之。子犯曰：“天赐也。”稽首受而载之。

　　重耳经过卫国，卫文公子不依礼待他。重耳走到五鹿，向乡下人讨饭吃，乡下人给了他一块泥土。重耳大怒，想用鞭子抽他。 狐偃说：“这是建立国家的预兆。”重耳叩头表示感谢，把泥块接过来 放到了车上。

　　及齐，齐桓公妻之，有马二十乘。公子安之。从者以为不可，将行，谋於桑下。蚕妾¹在其上，以告姜氏。姜氏杀之，而谓公子曰：“子有四方之志²，其闻之者，吾杀之矣。”公子曰：“无之。”姜曰：“行也！怀与安，实败名。”公子不可。姜与子犯谋，醉而遣之。醒，以戈逐子犯。

　　重耳到了齐国，齐桓公把女儿嫁给了他，还给了他八十匹马。重耳对这种生活很满足，但随行的人认为不应这样呆下去，想去别的地方，便在桑树下商量这件事。有个养蚕的女奴正在桑树上，回去把听到的话报告了重耳的妻子姜氏。姜氏把女奴杀了，对重耳说：“你有远行四方的打算吧，偷听到这件事的人，我已经把她杀了。”重耳说：“没有这回事。”姜氏说：“你走吧，怀恋妻子和安于现状，会毁坏你的功名。”重耳不肯走。姜氏与狐偃商量，用酒把重耳灌醉，然后把他送出了齐国，重耳酒醒之后，拿起戈就去追击狐偃。

　　及曹，曹共公闻其骈胁，欲观其裸。浴，薄而观之。僖负羁之妻曰：“吾观晋公子之从者，皆足以相国。若以相，夫子必反其国。反其国，必得志於诸侯。得志於诸侯，而诛无礼，曹其首也。子盍蚤自贰焉？”乃馈盘飨，置璧焉。公子受飧反璧 。

　　到了曹国，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长得连在一起，想看看他 的裸体。重耳洗澡时，曹共公走近了去看他的肋骨。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她丈夫说：“我看晋国公子的随从人员，都定以担当治国的大任。如果让他们辅佐公子，公子一定能回到晋国当国君。回到晋国当国君后，一定能在诸侯中称霸。在诸侯中称霸而讨伐 对他无礼的国家，曹国恐怕就是头一个。你为什么不趁早向他表示自己对他与曹君不同呢？”于是僖负羁就给重耳送去了一盘饭， 在饭中藏了一块宝玉。重耳接受了饭食，将宝玉退还了。

　　及宋，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。

　　到了宋国，宋襄公送给了重耳二十辆马车。

　　及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。叔詹谏曰：“臣闻天之所启，人弗及也，晋公子有三焉，天其或者将建诸？君其礼焉。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晋公子，姬出也，而至於今，一也。离外之患，而天不靖晋国，殆将启之，二也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，三也。晋，郑同侪，其过子弟，固将礼焉，况天之所启乎？”弗听。

　　到了郑国，郑文公也不依礼接待重耳。大夫叔詹劝郑文公说： “臣下听说上天所赞助的人，其他人是赶不上的。晋国公子有三件不同寻常的事，或许上天要立他为国君，您还是依礼款待他吧！同 姓的男女结婚，按说子孙后代不能昌盛。晋公子重耳的父母都姓姬，他一直活到今天，这是第一件不同寻常的事。遭到流亡在国外的灾难，上天却不让晋国安定下来，大概是要为他开出一条路吧，这是第二件不同寻常的事。有三位才智过人的贤士跟随他，这 是第三件不同寻常的事。晋国和郑国是同等的国家，晋国子弟路过郑国，本来应该以礼相待，何况晋公子是上天所赞助的人呢？” 郑文公没有听从叔詹的劝告。

　　及楚，楚子飨之，曰：“公子若反晋国，则何以报不榖？”对曰：“子女玉帛，则君有之；羽、毛、齿、革，则君地生焉。其波及晋国者，君之余也。其何以报君？”曰：“虽然，何以报我？”对曰：“若以君之灵，得反晋国，晋楚治兵，遇于中原，其辟君三舍。若不获命，其左执鞭弭，右属櫜鞬，以与君周旋。”子玉请杀之。楚子曰：“晋公子广而俭，文而有礼。其从者肃而宽，忠而能力。晋侯无亲，外内恶之。吾闻姬姓，唐叔之后，其后衰者也。其将由晋公子乎！天将兴之，谁能废之？违天，必有大咎。”乃送诸秦。

　　到了楚国，楚成王设宴款待重耳，并问道：‘如果公子返回晋 国，拿什么来报答我呢？”重耳回答说：“美女。宝玉和丝绸您都有了；鸟羽、兽毛、象牙和皮革，都是贵国的特产。那些流散到 晋国的，都是您剩下的。我拿什么来报答您呢？”楚成王说：“尽管如此，总得拿什么来报答我吧？”重耳回答说：“如果托您的福， 我能返回晋国，一旦晋国和楚国交战，双方军队在中原碰上了，我就让晋军退避九十里地。如果得不到您退兵的命令，我就只好左 手拿着马鞭和弓梢，右边挂着箭袋和弓套奉陪您较量一番。”楚国大夫子玉请求成王杀掉公子重耳。楚成王说：“晋公子志向远大而 生活俭朴，言辞文雅而合乎礼仪。他的随从态度恭敬而待人宽厚，忠诚而尽力。现在晋惠公没目前亲近的人，国内外的人都憎恨他。我 听说姓姬的一族中，唐叔的一支是衰落得最迟的，恐怕要靠晋公子来振兴吧？上天要让他兴盛，谁又能废除他呢？违背天意，必定会遭大祸。”于是楚成王就派人把重耳送去了秦国。

秦伯纳女五人，怀嬴与焉。奉匜沃盥，既而挥之。怒，曰：“秦、晋匹也，何以卑我？”公子惧，降服而囚。他日，公享之，子犯曰：“吾不如衰之文也，请使衰从。”公子赋《河水》，公赋《六月》。赵衰曰：“重耳拜赐！”公子降，拜，稽首。公降一级而辞焉。衰曰：“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，重耳敢不拜？”

　　秦穆公把五个女子送给重耳作姬妾，秦穆公的女儿怀嬴也在其中，有一次，怀嬴捧着盛水的器具让重耳洗手，重耳洗完便挥 手让怀嬴走开。怀赢生气地说：“秦国和晋国是同等的，你为什么 瞧不起我？”公子重耳害怕了，脱去衣服把自己关起来表示谢罪。有一天，秦穆公设宴款待他。子犯说：“我不像赵衰那样长于文辞，请您让赵衰随行赴宴吧。”席间，公子诵读《河水》这首诗，秦穆公诵读《六月》这首诗。赵衰说：“重耳，请拜谢恩赐！”公子走下台阶，跪拜，叩头，秦穆公走下一个台阶施礼辞谢。赵衰说：“君王托付给你辅助天子的使命，重耳怎么敢不拜谢？”

　　二十四年春，王正月，秦伯纳之。不书。不告入也。及河，子犯以璧授公子，曰：“臣负羁绁，从君巡于天下，臣之罪甚多矣。臣犹知之，而况君乎？请由此亡。”公子曰：“所不与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！”投其璧于河。

　　鲁僖公二十四年，春天，周历正月。秦穆公派兵护送晋公子重耳回国。《春秋》经文没有记载这件事，是因为重耳回国之事没有向鲁国报告。到了黄河边上，子犯拿了一块宝玉献给公子重耳，并说：“我牵马执缰服侍您走遍了天下各国，（一路上）得罪您的地方太多了。连我自己尚且知道有罪，何况您呢？让我从此走开，到别国去吧。”公子重耳说：“我要是不同舅舅一条心，就请白水作证。”说着把那块宝玉扔到了河里，以示求河神作证。

　　济河，围令狐，入桑泉，取臼衰。

　　（重耳在秦军的护送下）过了黄河（进入晋国国境，接着）围困令狐，攻入桑泉，又拿下臼衰。

　　二月，甲午，晋师军于庐柳。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。师退，军于郇。辛丑，狐偃及秦、晋之大夫盟于郇。壬寅，公子入于晋师。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朝于武宫。戊申，使杀怀公于高梁。不书，亦不告也。

　　同年二月，初四日，晋怀公的部队驻扎在庐柳，秦穆公派遣公子絷到晋国部队（劝说他们退兵）。晋军后退，驻扎在郇城。十一日，狐偃同秦、晋两国的大夫在郇城签订盟约。十二日，重耳接管了晋国军队。十六日，（重耳）进入曲沃城。十七日，（重耳）到（祖父）武公的宗庙朝拜。十八日，（重耳）派人到高梁杀死了晋怀公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这件事，也是因为晋国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鲁国。

　　吕、郤畏逼，将焚公宫而弑晋侯。寺人披请见，公使让之，且辞焉。曰：“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女即至。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，女为惠公来求杀余，命女三宿，女中宿至。虽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夫祛犹在，女其行乎！”对曰：“臣谓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；若犹未也，又将及难。君命无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恶，唯力是视。蒲人，狄人，余何有焉？今君即位，其无蒲，狄乎？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，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？行者甚众，岂唯刑臣！”公见之，以难告。三月，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。乙丑，晦，公宫火。瑕甥，郤芮不获公，乃如河上，秦伯诱而杀之。

　　（晋惠公旧臣）吕甥、郤芮害怕受到重耳的迫害，准备焚烧公宫杀死晋文公。阉人披得到消息，请求见晋文公，晋文公使人斥责，并且说：“蒲城那次战役，君命令你一宿，你立刻就到。之后我跟随狄君在渭河边打猎，你接受惠公命令的来杀我，让你三天到，你第二天就到了。虽有君命，何必那么快呢？那只袖管还在呢，你还是走吧！”披回答说：“我以为你这次回来，尽知为君之道，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么你将还得落难。执行君命不能有二心，古人制定的。除君之害，尽力而为。蒲人、狄人与我何干？如今君即位，就没有像在狄、在蒲那样的反对的人了吗？齐桓公放弃射钩之仇任用管仲，你如果和他不一样，无须你下命令，我当然走开。假如你不宽大为怀，惧罪出走的人一定很多，何止我一受刑之人呢！”晋文公接见了他。披把吕甥，郤芮焚宫的事告诉了他。三月，晋文公暗中在王城会见了秦伯。三月最后的一天，公宫着火。瑕甥、郤芮没有抓住晋文公，于是就逃到黄河上，秦伯诱骗杀死他们。

　　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。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，实纪纲之仆。

　　晋侯迎取嬴氏回国。秦穆公送给晋国三千卫士，全部是具有整顿组织能力的得力干将。

　　初，晋侯之竖头须，守藏者也。其出也，窃藏以逃，尽用以求纳之。及入，求见，公辞焉以沐。谓仆人曰：“沐则心覆，心覆则图反，宜吾不得见也。居者为社稷之守，行者为羁绁之仆，其亦可也，何必罪居者？国君而仇匹夫，惧者甚众矣。”仆人以告，公遽见之。

　　起初，晋侯的一个叫头须的小仆人，看守财物。文公出走，私藏财物以逃。头须尽用库藏财物以求接纳晋文公回国。头须入宫求见文公，文公推辞说洗头。头须对仆人说：“洗头心向下，心向下，意图就错了。所以就不见我了。留下者守护社稷，随从者絷缰拉马。也是说的通的，何必怪罪留下的人呢？一国之君仇视小人物，惧怕的人就多了。仆人告了晋文公，文公立刻接见了他。

　　狄人归季隗于晋，而请其二子。文公妻赵衰，生原同，屏括，楼婴。赵姬请逆盾与其母，子余辞。姬曰：“得宠而忘旧，何以使人？必逆之！”固请，许之。来，以盾为才，固请于公，以为嫡子。而使其三子下之。以叔隗为内子，而己下之。

　　狄人把季隗送回晋国后，请示晋文公如何处理季隗的俩个儿子（伯儵、叔刘），文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赵衰。生原同、屏括，楼婴。赵姬请求赵衰迎回赵盾和他的母亲，赵衰不答应。赵姬说：“得了新宠就忘了旧人，用什么使用别人呢？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。”在赵姬的坚持下赵衰允许接回赵盾母子。接来后，赵姬认为赵盾有才华，所以请示晋文公立赵盾为嫡子，使自己生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以下。以叔隗为嫡妻，自己居叔隗之下。

　　晋侯赏从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推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！惠，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。况贪天功以为己力乎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”其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，以死谁怼？”对曰：“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！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”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”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？与女偕隐。”遂隐而死。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，曰：“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”

　　晋侯赏赐随从他出亡的人，介子推没有为自己争取俸禄。晋文公也没给他分到俸禄。介子推说：“献公有九个儿子，只有晋文公一人了。惠公、怀公没人亲近，外内反对。天没有绝晋，必定要立人主。主持晋国祭祀的人，除了你还有谁呢？是天安排的，而几个随从出亡的人却说成是他们的力量，不是很荒谬吗？私下拿人的财产，还说是强盗，何况贪天之功占为己有呢？在下的从亡者把有罪的事当作正义，在上的君主奖赏他们所做的坏事。上下互相蒙骗，不好相处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何不也去请求它，这样苦死了又能怨谁呢？”介子推说：“明知是有罪的事，效仿它，罪更大啊！因有怨言，不吃他的俸禄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也让他知道，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言语，是身上的装饰，身子都隐藏起来了，那还用得着装饰？是求别人知道啊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这样的话，我和你一块隐居。”于是隐居而死。晋侯寻找不到，就用绵上的田作为他的祭田，说：“以此记下我的过错，并用来表扬有德之人。”

冬，晋文公卒。庚辰，将殡于曲沃；出绛，柩有声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，曰：“君命大事：将有西师过轶我；击之，必大捷焉。”

　　鲁僖公三十二年的 冬天，晋文公去世。庚辰日，将要移灵到晋国旧都曲沃去停放，刚抬出国都绛城时，棺柩里突然发出响声，如同牛鸣。卜筮官郭偃命令随行的大夫们下拜，并传告：“先君文公指示国家用兵的大事，将会有西方的军队越过我国国境而过，趁机攻打，必大获全胜。”

　　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叔。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，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公辞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！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！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！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！”

　　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国报告说：“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，如果偷偷派兵来袭击，郑国就可以得到了。”秦穆公为这事征求蹇叔的意见。蹇叔说：“兴师动众去袭击远方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军队劳累不堪，力量消耗尽了，远方的君主有所防备。恐怕不可以吧？军队的行动，郑国一定会知道，劳师动众而无所得，士兵们必然产生怨恨之心。况且行军千里，谁会不知道呢？”秦穆公谢绝。召集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派他们带兵从东门外出发。蹇叔为这事哭着说：“孟子，我今天看着军队出征，却看不到他们回来啊！”秦穆公派人对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活到七十岁就死去，你坟上的树早就长得有合抱粗了！”

　　蹇叔之子与师，哭而送之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崤。崤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。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。”秦师遂东。

　　蹇叔的儿子加入这次出征的军队，蹇叔哭着送他说：“晋国人必然在崤山设伏兵截击我们的军队。崤有南北两座山：南面一座是夏朝国君皋的墓地；北面一座山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。一定会死在这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，我准备到那里去收你的尸骨！”秦国的军队于是向东进发了。

　　三十三年春，秦师过周北门，左右免胄而下，超乘者三百乘。王孙满尚幼，观之，言于王曰：“秦师轻而无礼，必败。轻则寡谋，无礼则脱。入险而脱，又不能谋，能无败乎？”及滑，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，遇之，以乘韦先，牛十二犒师，曰：“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，敢犒从者。不腆敝邑，为从者之淹，居则具一日之积，行则备一夕之卫。”且使遽告于郑。

　　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天，秦军经过周都城的北门。左右两边的战士都脱下战盔，下车致敬，接着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跳跃着登上战车。王孙满这时还小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向周王说：“秦国的军队轻狂而不讲礼貌，一定会失败。轻狂就少谋略，没礼貌就不谨慎。进入险境并而不谨慎，又缺少谋略，能不失败吗？”经过滑国的时候，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都城去做买卖，在这里遇到秦军。先送上四张熟牛皮，再送十二头牛慰劳秦军，说：“敝国国君听说你们将要行军经过敝国，冒昧地来慰劳您的部下。敝国不富裕，您的部下要久住，住一天就供给一天的食粮；要走，就准备好那一夜的保卫工作。”并且派人立即去郑国报信。

　　郑穆公使视客馆，则束载、厉兵、秣马矣。使皇武子辞焉，曰：“吾子淹久于敝邑，唯是脯资饩牵竭矣。为吾子之将行也，郑之有原圃，犹秦之有具囿也，吾子取其麋鹿，以闲敝邑，若何？”杞子奔齐，逢孙、杨孙奔宋。

　　郑穆公派人到宾馆察看，原来杞子及其部下已经捆好了行装，磨快了兵器，喂饱了马匹。郑穆公派皇武子去致辞，说：“你们在敝国居住的时间很长了，只是敝国吃的东西快完了。你们也该要走了吧。郑国有兽园，秦国也有兽园，你们回到本国的兽园中去猎取麋鹿，让敝国得到安宁，怎么样？”于是杞子逃到齐国、逢孙、扬孙逃到宋国。

　　孟明曰：“郑有备矣，不可冀也。攻之不克，围之不继，吾其还也。”灭滑而还。

　　孟明说：“郑国有准备了，不能指望什么了。进攻不能取胜，包围又没有后援的军队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于是灭掉滑国就回秦国去了。

　　晋原轸曰：“秦违蹇叔，而以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奉不可失，敌不可纵。纵敌患生；违天不祥。必伐秦师！”栾枝曰：“未报秦施而伐其师，其为死君乎？”先轸曰：“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，秦则无礼，何施之为？吾闻之：‘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’。谋及子孙，可谓死君乎！”遂发命，遽兴姜戎。子墨衰绖，梁弘御戎，莱驹为右。夏四月辛巳，败秦师于崤，获百里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以归。遂墨以葬文公，晋于是始墨。

　　晋国的原轸说：“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，因为贪得无厌而使老百姓劳苦不堪，上天送给我们的好机会。送上门的好机会不能放弃，敌人不能轻易放过。放走了敌人，就会产生后患，违背了天意，就会不吉利。一定要讨伐秦军！”栾枝说：“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而去攻打它的军队，这岂不是忘记了先君文公吗？”先轸说：“秦国不为我们的新丧举哀，却讨伐我们的同盟国，秦国就是无礼，我们还报什么恩呢？我听说过：‘一旦放走了敌人，会给后世几代人留下祸患’。为后世子孙考虑，可说是为了已死的国君吧！”于是发布命令，立即调动姜戎的军队。晋襄公把白色的孝服染成黑色，梁弘为他驾御兵车，莱驹担任车右武士。这一年夏季四月十八日这一天，晋军在崤山打败了秦军，俘虏了秦军三帅百里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而回。于是就穿着黑衣服给晋文公送葬，晋国从此以黑衣服为丧服。

　　文嬴请三帅，曰：“彼实构吾二君，寡君若得而食之，不厌，君何辱讨焉？使归就戮于秦，以逞寡君之志，若何？”公许之。先轸朝，问秦囚。公曰：“夫人请之，吾舍之矣。”先轸怒曰：“武夫力而拘诸原，妇人暂而免诸国，堕军实而长寇仇，亡无日矣！”不顾而唾。公使阳处父追之，及诸河，则在舟中矣。释左骖，以公命赠孟明。孟明稽首曰：“君之惠，不以累臣衅鼓，使归就戮于秦，寡君之以为戮，死且不朽。若从君惠而免之，三年将拜君赐。”

　　文嬴向晋襄公请求把秦国的三个将帅放回去，说：“他们的确是离间了我们秦晋两国国君的关系。秦穆公如果得到这三个人，就是吃了他们的肉都不解恨，何劳您去惩罚他们呢？让他们回到秦国去受刑，以满足秦穆公的心愿，怎么样？”晋襄公答应了她。先轸朝见襄公，问起秦国的囚徒哪里去了。襄公说：“母亲为这事情请求我，我把他们放了。”先轸愤怒地说：“战士们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他们从战场上抓回来，一个女人霎那间就把他们从国内赦免了，毁了自己的战果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，亡国没有几天了！”不回头就吐了口唾沫。晋襄公派阳处父去追孟明等人，追到河边，他们已登舟离岸了。阳处父解下车左边的骖马，以晋襄公的名义赠给孟明。孟明叩头说：“贵国国君宽宏大量，不把我们这些俘虏的血涂抹战鼓，让我们回到秦国去受死刑，如果国君把我们杀死，死了也不会忘记这次的失败。如果尊从晋君的好意赦免了我们，三年之内必定会卷土重来以报今天的耻辱！”

　　秦伯素服郊次，乡师而哭，曰：“孤违蹇叔，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。”不替孟明，曰：“孤之过也，大夫何罪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

　　秦穆公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郊外等候，对着被释放回来的将士哭着说：“我违背了蹇叔的劝告，让你们受了委屈，这是我的罪过。”没有废弃孟明，秦穆公说：“这是我的错误，大夫有什么罪呵！况且我不会因为一点小过失而抹杀他的大功劳。”

　　二年春，齐侯伐我北鄙，围龙。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，龙人囚之。齐侯曰：“勿杀！吾与而盟，无入而封。”弗听，杀而膊诸城上。齐侯亲鼓，士陵城，三日，取龙，遂南侵，及巢丘。

　　鲁成公二年春，齐顷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，包围了龙邑。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，却被龙人抓住了。齐顷公对龙人说：“你们千万别杀他，我们讲和，我的军队不进入你的封地内！”龙人不听，杀掉卢蒲陈尸于城上。齐顷公亲自击鼓，攻上城墙。才三天，攻取龙邑。然后一路向南杀到了巢丘。

　　卫侯使孙良夫、石稷、宁相、向禽将侵齐，与齐师遇。石子欲还，孙子曰：“不可。以师伐人，遇其师而还，将谓君何？若知不能，则如无出。今既遇矣，不如战也。”夏，有......(注：此处原文有缺。失新筑战事。)

　　当时卫穆公正派孙良夫、石稷、宁相、向禽要去打齐国，正巧在这路上与齐师相遇。石稷想回去，孙良夫说：“这怎么行，本要带兵攻打他，如今遇到他的军队你倒要回去了，我们如何回复君命？当初要是知道你如此无能，你就不该出来。如今既然遇到，就要打！”夏天，有......（此处省略若干字，为新筑战事。）

　　石成子曰：“师败矣。子不少须，众惧尽。子丧师徒，何以复命？”皆不对。又曰：“子，国卿也。陨子，辱矣。子以众退，我此乃止。”且告车来甚众。齐师乃止，次于鞫居。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，桓子是以免。既，卫人赏之以邑，辞。请曲县、繁缨以朝，许之。仲尼闻之曰：“惜也，不如多与之邑。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名以出信，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礼，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。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。政亡，则国家从之，弗可止也已。”

　　石稷说：“军队战败了，你（孙良夫）如果不稍等待救兵，我们就要全军覆灭。你战死了军队，回去怎么交代啊？”大家都不回答。石稷又说：“你是国卿。你要是战死了，那太丢人了。你带领军队撤退，我于此阻止齐军。”同时通告军中，说援军的战车来了不少。齐师停止了进攻，在鞫居驻扎下来。这时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（孙良夫），孙桓子才得以免于一死。此后，卫人要赏赐仲叔于奚封地，仲叔于奚谢绝，却请求朝见时用曲悬、繁缨之礼（仲叔于奚这种请求是以大夫僭用诸侯之礼），卫君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。孔子当时听说了这件事，说：“可惜啊！不如多给他些封地。唯有服器与爵位，不能假手他人，应有君主掌管。爵位名号是使人们产生信赖的标志，在上位的人使人信赖，才能保享车服之器，车服之器体现礼法，礼法用来规行仁义，施行仁义才能生利，而有利方能治理百姓，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。若将这些假手他人，是给人以国政。国政亡，则国家随之灭亡，难以抵挡啊。”

　　孙桓子还于新筑，不入，遂如晋乞师。臧宣叔亦如晋乞师。皆主郤献子。晋侯许之七百乘。郤子曰：“此城濮之赋也。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，故捷。克于先大夫，无能为役，请八百乘。”许之。郤克将中军，士燮佐上军，栾书将下军，韩厥为司马，以救鲁、卫。臧宣叔逆晋师，且道之。季文子帅师会之。及卫地，韩献子将斩人，郤献子驰，将救之，至则既斩之矣。郤子使速以徇，告其仆曰：“吾以分谤也。”

　　孙桓子逃回新筑，不入城，随后就去晋国求救兵。碰巧臧宣叔（鲁大夫，字孙许，谥宣叔）也到晋国求救兵。都投到郤献子门下（郤克三年前出使齐国，因跛脚遭齐顷公之母萧同叔子的耻笑，曾发誓要报仇，所以鲁、卫求兵都来找他）。晋景公答应给他七百辆战车的兵力。郤子说：“这是城濮战役所用的军额。那时有已故国君（晋文公）的明德与卿大夫（在先轸、狐、偃、栾枝等人）的敏捷，才取得胜利。我比起先大夫，简直连供他们役使都不配。（意思是自己的才干远不如在城濮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先轸等人。这是谦词。）请给我八百乘战车。”晋景公答应了他。郤克为中军主帅，士燮（又称范文子、范叔，士会之子）以上军佐的身份率领上军，栾书（又称栾武子，栾枝之孙）为下军主帅，韩厥（又称韩献子）为司马，去救鲁、卫两国。臧宣叔迎接晋军，为他们引路。季文子（即季孙行父，鲁国执政大臣）帅军与晋军相会。到达卫国境内，韩献子要按军法处死部下，郤献子驱车狂奔想要救他。可惜到达后，已经斩杀了那人。郤子赶快将被杀的人示众，告诉他的仆从说：“我是为了分担杀人的怨谤。”

　　师从齐师于莘。六月壬申，师至于靡笄之下。齐侯使请战，曰：“子以君师，辱于敝邑，不腆敝赋，诘朝请见。”对曰：“晋与鲁、卫，兄弟也。来告曰：‘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。’寡君不忍，使群臣请于大国，无令舆师淹于君地。能进不能退，君无所辱命。”齐侯曰：“大夫之许，寡人之愿也；若其不许，亦将见也。”齐高固入晋师，桀石以投人，禽之而乘其车，系桑本焉，以徇齐垒，曰：“欲勇者贾余馀勇。”

　　晋军追踪齐军到莘。六月十六日到达靡笄山下。齐顷公派人挑战，说：“您率领你们国君的军队，行辱于我这小地方，我士兵疲弊，请明早会面吧。”回答说：“晋国与鲁、卫两国，是兄弟之邦。他们前来告诉我国君说：‘齐国总是到我们这疲弊之地来作乱。’我国君不忍，就派群臣来请求您，您可不要让我们的军队在您的地盘上久留。军队能进不能退，不会有命令落空的事情出现。”齐顷公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应战，就算你不答应，我们也将兵戎相见。”齐国的高固徒步闯入晋军，举起石头砸人，还抓了晋军的人，爬到人家的战车上，把桑树根系在车上，以此遍告齐军，说：“想要勇猛的，可以来买我多余的勇力！”

　　癸酉，师陈于鞌。邴夏御齐侯，逄丑父为右。晋解张御郤克，郑丘缓为右。齐侯曰：“余姑翦灭此而朝食。”不介马而驰之。郤克伤于矢，流血及屦，未绝鼓音，曰：“余病矣！”张侯曰：“自始合，而矢贯余手及肘，余折以御，左轮朱殷，岂敢言病。吾子忍之！”缓曰：“自始合，苟有险，余必下推车，子岂识之？——然子病矣！”张侯曰：“师之耳目，在吾旗鼓，进退从之。此车一人殿之，可以集事，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？擐甲执兵，固即死也。病未及死，吾子勉之！”左并辔，右援枹而鼓，马逸不能止，师从之。齐师败绩。逐之，三周华不注。

　　公元前589年六月十七日（成公二年），齐、晋双方军队在鞍摆开阵势。邴夏为齐侯驾车，逄丑父当为戎右（古代战车，将领居左，御者居中。如果将领是君主或主帅则居中，御者居左。负责保护协助将领的人居右）。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，郑丘缓当戎右。齐侯说：“我姑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。”不给马披上甲就驱马奔驰。郤克被箭射伤，血流到了鞋上，没有中断擂鼓，说：“我受重伤了（古代病重、伤重、饥饿、劳累过度造成体力难以支持，都叫‘病’）。”解张说：“从一开始交战，箭就射进了我的手和肘，我折断射中的箭杆继续驾车，左边的车轮都被我的血染成了黑红色，我哪敢说受伤？您（‘吾子’比‘子’更亲切些）忍着点吧！”郑丘缓说：“从一开始接战，如果遇到地势不平，我必定下去推车，您难道知道这些吗？不过您确实伤势很重难以支持了。”解张说：“军队的耳朵和眼睛，都集中在我们的鼓声和战旗，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。这辆车上只要还有一个人镇守住它，战事就可以成功。怎么能由于伤痛而败坏了国君的大事呢？穿上盔甲，手执兵器，本来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伤痛还不至于死，您（还是）努力指挥战斗吧！”解张将双手所持的辔绳并握于左手，腾出右手接过郤克的鼓槌擂鼓。张侯所驾的马狂奔起来（由于单手持辔无法控制），晋军跟随他们。齐军崩溃。晋军追赶齐军，绕着华不注山追了很多遍。

　　韩厥梦子舆谓己曰：“旦辟左右。”故中御而从齐侯。邴夏曰：“射其御者，君子也。”公曰：“谓之君子而射之，非礼也。”射其左，越于车下。射其右，毙于车中，綦毋张丧车，从韩厥，曰：“请寓乘。”从左右，皆肘之，使立于后。韩厥俛定其右。

　　韩厥梦见子舆（韩厥父，当时已去世）对自己说：“次天早晨避开战车左右两侧！”因此（韩厥）在战车当中驾车追赶齐侯。邴夏说：“射那个驾车的，是个贵族。”齐侯说：“称他为贵族又去射他，这不合于礼。”（此乃齐侯愚蠢之举）射他左边的人，坠落车下；射他右边的人，倒在车里。（晋军）将军綦毋张（晋大夫，綦毋氏，名张）失去战车，跟随韩厥，说：“请允许我搭你的车。”跟在左边或右边，（韩厥）都用肘制止他，使他站在自己身后（按，韩厥由于梦中警告，所以这样做，以免綦毋张受害）。韩厥弯下身子，把倒在车中的戎右安放稳当。

　　逄丑父与公易位。将及华泉，骖絓于木而止。丑父寝于轏中，蛇出于其下，以肱击之，伤而匿之，故不能推车而及。韩厥执絷马前，再拜稽首，奉觞加璧以进，曰：“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，曰：‘无令舆师陷入君地。’下臣不幸，属当戎行，无所逃隐。且惧奔辟而忝两君，臣辱戎士，敢告不敏，摄官承乏。”丑父使公下，如华泉取饮。郑周父御佐车，宛茷为右，载齐侯以免。 韩厥献丑父，郤献子将戮之。呼曰：“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，有一于此，将为戮乎！”郤子曰：“人不难以死免其君，我戮之不祥。赦之，以劝事君者。”乃免之。

　　逄丑父和齐侯交换位置（这是逄丑父为了保护齐侯，乘韩厥低下身子安放戎右的机会与齐侯交换位置，以便不能逃脱时蒙混敌人）。将要到达华泉（泉水名，在华不注山下）时，（齐侯）两边的（中间两马为服，旁边两马为骖）被树枝等钩住。（昨天夜里）丑父睡在轏车（一种卧车）里，有蛇从他身底出现，以臂击蛇，手臂受伤却隐瞒了伤情（按，这是为了交代丑父之所以不能下来推车而补叙的头天夜里的事）。所以不能推车而被追上。韩厥手持拴马绳站在齐侯的马前（絷：拴缚马足的绳索），拜两拜，然后下跪，低头至地（这是臣下对君主所行的礼节。春秋时代讲究等级尊卑，韩厥对敌国君主也行臣仆之礼）。捧著一杯酒并加上一块玉璧向齐侯献上，说：“我们国君派我们这些臣下为鲁、卫两国求情，他说：‘不要让军队深入齐国的土地。’臣下不幸，恰巧遇到您的军队，没有地方逃避隐藏（我不能不尽职作战）。而且怕由于我的逃避会给两国的国君带来耻辱。臣下不称职地处在战士地位，冒昧地向您报告，臣下不才，代理这个官职是由于人才缺乏充数而已（外交辞令：自己是不得已参加战斗，不能不履行职责，来俘获齐侯你）。”逄丑父（充齐侯）命令齐侯下车，往华泉去取水来给自己喝。郑周父驾著齐君的副车，宛茷担任副车的车右，载上齐侯使他免于被俘。韩厥献上逄丑父，郤克打算杀掉他。呼喊道：“直到目前为止，没有能代替自己国君承担患难的人，有一个在这里，还要被杀死吗？”郤克说，“一个人不畏惧用死来使他的国君免于祸患，我杀了他不吉利。赦免他，用来鼓励侍奉国君的人。”于是赦免了逄丑父。

　四年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，蔡溃，遂伐楚。楚子使与师言曰：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。’赐我先君履：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尔贡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徵；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”对曰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给？昭王之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。”(徵 同：征)

　　鲁僖公四年的春天，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。蔡国溃败，接着又去攻打楚国。楚成王派使节到诸侯之师对齐桓公说：“您住在北方，我住在南方，双方相距遥远，马、牛奔驰也不会跑到对方的境内。没想到您进入了我们的国土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姜太公说：‘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，你都有权征讨他们，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。’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疆土：东到海边，西到黄河，南到穆陵，北到无棣。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，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，没有用来祭祀的东西，我是来问责这件事情的；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，我特来查问这件事。”楚国使臣回答说：“贡品没有交纳，是我们国君的过错，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？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，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一问吧！”

　　师进，次于陉。

　　于是齐军继续前进，临时驻扎在陉。

　　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师。师退，次于召陵。齐侯陈诸侯之师，与屈完乘而观之。齐侯曰：“岂不穀是为？ 先君之好是继，与不穀同好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愿也。”齐侯曰：“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！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！”对曰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？ 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，虽众，无所用之！”

　　这年夏天，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国军队去交涉，齐军后撤，临时驻扎在召陵。齐桓公让诸侯国的军队摆开阵势，与屈完同乘一辆战车观看军容。齐桓公说：“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？他们不过是为了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。你们也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，怎么样?”屈完回答说：“承蒙您为我们的国家求福，忍辱接纳我们国君，这正是我们国君的心愿。”齐桓公说：“我率领这些 诸侯军队作战，谁能够抵挡他们？我让这些军队攻打城池，什么样的城攻不下？”屈完回答说：“如果您用仁德来安抚诸侯，哪个敢不顺服？如果您用武力的话，那么楚国就把方城山当作城墙，把汉水当作护城河，您的兵马虽然众多，恐怕也没有用处！”

　　屈完及诸侯盟。

　　后来，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。

　　初¹，郑武公²娶于申³，曰武姜⁴，生庄公及共叔段⁵。庄公寤(wù)生⁶，惊⁷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(wù)之⁸。爱⁹共(gōng)叔段，欲立之。亟(qì)请于武公¹⁰，公弗许¹¹。

　　从前，郑武公从申国娶了妻，叫武姜，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，武姜受到惊吓，因此给他取名叫“寤生”，所以很厌恶他。武姜偏爱共叔段，想立共叔段为太子。多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都不答应。

　　及庄公即位¹，为之请制²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³也，虢(guó)叔死焉⁴。佗(tā)邑(yì)唯命⁵。”请京⁶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(tài)叔⁷。祭(zhài)仲⁸曰：“都城过百雉(zhì)⁹，国之害也¹⁰。先王¹¹之制：大都不过参(sān)国之一¹²；中，五之一¹³；小，九之一¹⁴。今京不度¹⁵，非制也¹⁶，君将不堪¹⁷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¹⁸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¹⁹？不如早为之所²⁰，无使滋(zī)蔓(màn)²¹，蔓难图²²也。蔓草犹²³不可除，况²⁴君之宠弟乎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²⁵，子姑²⁶待之。”

　　到庄公即位的时候，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。庄公说：“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，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，我都可以照吩咐办。”武姜便请求封给太叔京邑，庄公答应了，让他住在那里，称他为京城太叔。大夫祭仲说：“城邑的围墙超过了三百丈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。按先王的规定，大 城市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。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的京邑，大小不合法度。违反了先王的制度，这会使您无法控制。”庄公回答说：“姜氏要这么做，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？”祭仲说道：“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？不如趁早给太叔另外安排个容易控制的地方，不让他的势力进一步蔓延。如果蔓延开来，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滋长的野草都很难除掉，更何况您尊宠的兄弟呢？”庄公说：“多做不义的事情，必定会自己垮台，你姑且等着瞧吧。”

　　既而¹大叔命西鄙(bǐ)北鄙贰于己²。公子吕³曰：“国不堪⁴贰，君将若之何⁵？欲与大(tài)叔⁶，臣请事之⁷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。无生民心⁸。”公曰：“无庸⁹，将自及¹⁰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¹¹邑，至于廪(lǐn)延¹²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¹³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(nì)，厚将崩¹⁴。”

　　没过多久太叔又命令原属郑国西部、北部的边邑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庄公。公子吕说：“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，现在您打算怎么办？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，那么我就去服侍他；如果不给，那么就请除掉他，不要使民生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不用除掉他，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。”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，一直扩展到廪延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行动了！土地扩大了，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。”庄公说：“像共叔段这样不亲近兄长，百姓就对他不亲，势力再雄厚，也将会崩溃。”

　　大叔完聚¹，缮甲兵²，具卒乘(shènɡ)³，将袭⁴郑。夫人将启之⁵。公闻其期⁶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⁷车二百乘⁸以伐京。京叛⁹大叔段。段入¹⁰于鄢，公伐诸鄢¹¹。五月辛丑¹²，大叔出奔共¹³。

　　太叔修治城廓，聚集百姓，修整盔甲武器，准备好兵马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国都“新郑”。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。庄公探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说：“可以出击了！”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，去讨伐京邑。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，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。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太叔段逃到共国。

　　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(yān)。”段不弟(tì)¹，故不言弟(dì)；如二君，故曰克²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³；谓之郑志⁴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⁵。

　　《春秋》记载道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，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；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，所以用“克”字；称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；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，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，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。

　　遂寘¹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²曰：“不及黄泉³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⁴。颍考叔⁵为颍谷封人⁶，闻之，有献⁷于公。公赐之食⁸。食舍肉⁹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¹⁰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¹¹。请以遗(wèi)之¹²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(yī)我独无¹³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¹⁴？”公语(yù)之故¹⁵，且告之悔¹⁶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¹⁷？若阙¹⁸地及泉，隧而相见¹⁹，其谁曰不然²⁰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²¹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²²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²³。”遂为母子如初²⁴。(泄泄 一作：洩洩)

　　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，并且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（不到死后埋在地下），不再见面！”过了些时候，庄公又后悔了。有个叫颍考叔的，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，听到这件事，就把贡品献给郑庄公。庄公赐给他饭食。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，把肉留着。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。颍考叔答道：“小人的母亲，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，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，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个母亲可以孝敬，唉，唯独我就没有！”颍考叔说：“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，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。颍考叔答道：“您担心什么呢！只要挖一条地道，挖出了泉水，从地道中相见，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？”庄公依了他的话。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，赋诗道：“大隧之中相见啊，多么和乐相得啊！”武姜走出地道，赋诗道：“大隧之外相见啊，多么舒畅快乐啊！”从此，他们恢复了从前的母子关系。

　　君子¹曰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，爱其母，施(yì)²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³，永锡(cì)⁴尔类。’其⁵是之⁶谓乎？”

　　说：“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，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，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伯身上。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篇说：‘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，永远能感化你的同类。’大概就是对颍考叔这类纯孝而说的吧？”